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雲陽集卷七

詳校官檢討臣德　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中書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徐　紘

雲陽集卷七

元 李祁 撰

記

澗泉記

余嘗愛太白仙人之詞曰拂彼白石彈吾素琴幽澗泉鳴深林每誦至此未嘗不延頸跂踵發孤嘯而起遐思也想其以天潢之英金閨之彥負逸羣之才挾超世之氣飄飄乎若將揮斥乎八極凌厲乎九霄駕麒麟而翳

鳳凰吸朝霞而飡沆瀣當是時也且將與羡門浮丘之徒頡頏上下以入乎無窮之門而游乎廣漠之野夫豈塵世之士所可幸覬哉至其尋幽絶壑引睇丹崖拂白石而彈素琴奏流水之潺湲聽長松之蕭瑟當是時也宜其與人世不甚相遠也夫何世代寥邈山川寂寥去之五六百年而遺音杳然此余之長想遠慕而不能自已也及避地來禾川乃聞宜陽某好學積文篤志高雅而性尤嗜琴且以澗泉自號予於是欣然攝衣而從之

至則相與夷猶徜徉緣澗而嬉取琴而彈天風徐來林木颯爽予肅襟而聽之琮琮琤琤金石皆鳴瀏兮其若清澹兮其無營蕩兮其無垠蓋泉聲與琴聲相和故其音韻諧暢一至於此予於是作而言曰太白逺矣不可得而及矣今乃獨得聞君之琴以剔吾之聾以闢吾之胸以振蕩洗滌吾之昏蒙豈非幸歟豈非幸歟予誓將與君盡取太白諸詩而誦之以想見其為人蟬蛻汙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窺鴻蒙穿溟涬以閱夫風雲之變

態蚑蚋之起滅而君方以才器為世用故且為君記之他日或欲聞君之琴叩君之門而請焉幸毋謂予方有功名事予姑去

海田耕釣所記

禾川深方李氏族與吾雲陽族同宗其先多大家多老成人多才俊英達之士至海元尤奇邁磊砢負氣不肯少下人崎嶇窂落飽歷喪亂獨幸存其先人之廬數間葺而理之以為畊釣之所蓋將終身樂之而無尤怨焉

予聞之曰夫自世道淪夷陵谷易處士君子孤危漂蕩或寄身千里之外每一念其室廬則荒烟野草凄然在目至有終其身而不得返焉者今海元乃能安其田里而守其先廬耕於是而釣於是夫豈非士君子之大幸哉予家雲陽幼侍先大父中洲翁每言吾族與深方通譜自上世已然當時弔喪慶喜歲時相往來不絕經亂十五六年此禮遂廢而予又以遷越轉徙於禾川之界中故頗得與海元時一相遇以輸寫疇昔之懷獨恨海元

不出里閭以有耕釣之樂而予也猶未免於遷越轉徙靡所底居此其所以不能不致不平之意於海元也雖然天地之運平則陂往則復使予一日得歸於吾之雲陽山川清夷道路無壅則歲時往來弔喪慶喜當復有如吾大父中洲翁時余雖老羸不任杖屨猶將命兒輩扶肩輿提壺挈榼訪海元於某邱某水之間以觀其耕釣之樂則志願畢矣未知海元以為果能然歟果不能然歟然不然未可知而予之志願若此姑書以為記

餘慶堂記

賀君琴南禾川良谿之名士也於予為斯文老友常語予曰僕之先自會稽來歷世十有七以至於僕僕之祖子誠翁值前甲午兵燹構居里之塘邊祖殁三十年先君子見山翁復營於里之山口以居居凡十二年而殁又十有七年而四方兵起是為壬辰之變僕挈攜妻孥東西走不遑底寧每念桑梓惕若在疚塘邊舊居既毀山口居雖傾仆僅存而當兵戈駱驛之道乃即塘邊

舊址披榛拾瓦勉力結構庳陋偪仄聊蔽風雨靜惟十年之間顛頓困踣以自脫於戈鋋劍戟之場以有今日微祖父之澤不及此故名其堂曰餘慶所以示不忘也又念僕祖翁忠厚友愛視姪猶子視鄉猶家宗族閭里咸稱賴之先君子樂善不倦嘗建紫虛道院以為奉真事先之地規制纖悉備具其方寸所存所以庇蔭其子若孫者宜遠且久此又僕之所以不忘也予聞其言而嘉之曰善哉君之名堂也吾聞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然

使二世三世而復有君子者繼之則雖百世可不泯也今君之祖父其積善之慶既足以及其後矣然吾嘗觀君之意氣磊落而心事和平不苟就不妄求不以勢利怵其心而惟義之從嘗重建道院以無墜先世是則斯堂也非惟足以示不忘先世之意而所以垂裕後昆者又將自此而申之矣賀氏之福其庸有既乎予既以是復君請遂記之以告夫君之子若孫者

籌勝亭記

新安俞公守禦永新之三年軍政既修百廢具舉邊境寧肅威惠大行廼改作新署於城之西偏後枕重岡前面巽峯既顯敞而高明矣然而公退之暇將校咸集幕府之士陳謀而獻計與夫四方賓客之來見者未有其地復搆亭於署居之後窻户四達不奢不儉榜曰籌勝公居之而安廼進將校幕府之士而告之曰天下之事勤則成怠則壞此理之常然者也始吾之初至也此為荒烟野草之地人之過者未有一舉目顧視之吾然後

雜草萊除瓦礫數載之廢一旦而豁然若天作而地成之此其故何也向非吾勤於其事朝夕不懈則所謂荒烟野草將益蒙翳而不可為矣况吾與諸君之來鎮此土也四境未寧遠人之密邇於此土者未盡服於是浚城隍厲甲兵備器械兵勢既振境内之姦宄日益擾首始得與諸君謀為一日之安此署居之不可不作而斯亭之不可以不構也諸君其為我圖文以記之使後之人安署居而登夫是亭者知吾之所以為此蓋勤以成

之於以博謀而定計詢衆而益聞而不徒為燕安遊息之地故以籌勝名之庶幾有知我者則吾過免矣於是有復於公者曰古人固有折衝尊俎之間者矣又有運籌帷帳之中决勝千里之外者矣李德裕之鎮西川也承郭釗廢弊之後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雖走卒蠻夷無所間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逾月皆若身嘗涉歷而全蜀以安此雖古今異宜而公之所以為此又何

讓古人哉况能策之以智持之以勤則又昔人之所未嘗有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此人臣事君之法而公能之則斯亭之搆決勝於此可也講軍陣於此可也延賓客陳尊俎開口而談笑於此亦可也而何過之有焉於是公欣然而起舉酒相屬曰若子之言誠可以免吾之過矣乃相率來請遂為書之

贛州新學記

事有似緩而實急者智者察之愚者昧焉自昔隆平盛

時四海一家家給而人足逸居無教則執風化之樞機者有憂之是以上之人汲汲焉思有以道其民下之人諰諰焉求所以承其上由是學校立而禮樂興政教行而風俗美此雖盛時盛事然亦稍知治體者皆知之不待智者而後能也迨夫世變而氣遷山夷而川塞戍焉之未靖疆埸之未寧征斂無藝而費出無經有官守者日夜弊弊焉瘁精神於甲兵錢穀簿書之務以求免其過而猶懼不給又奚暇計學校之興替哉當是時也有

能起其仆而輿之撤其舊而新之取常情之所緩者而急之非智者能如是乎贛當豫章上流壤地接嶺海閩粤出入谿峒風氣錯糅其人多勁捷尚義有教則易以為治不然則否孔子廟學在郡治南十餘年間郡凡兩受兵浮圖老子之居悉燬滅荒廢唯廟學僅存然頹圮剥爛亦已甚矣歲在丙午令中書郎中張君來參贊軍衛事既抵謁即喟然有志興復越明年夏四月乃集郡府僚屬與學宫之職事賓友而告之曰自予來是邦未

嘗一日忘學校也然學校之責專之有司非予之所敢預也學校之產入之有司非予之所敢侵也有司得為而不暇為予又敢以非分而不為哉幸計吾禄秩之儲可以集事吾不敢以不勉遂鳩工集材首大成殿次兩廡次櫺星儀門生徒有舍籩豆有房池以橋通宮以墻繚黝堊丹漆瓦石級甓悉務儼飭聖賢肖像黻冕絺繪舉以法故巍焉煥焉蠲吉致奠以告成孔子於是郡之僚屬與學宮之執事賓友合詞以來請文以記予既耄

疾羸困莫宜於時朝夕之不暇保尚敢執筆馳思為他人作記文哉為他人記一事一物且不敢況敢記學校哉辭之益堅而請之益力至迫促不已乃强起而言曰吾夫子之道如日之行天雖時有蒙翳而其明未嘗息也如水之在地雖時有障塞而其行未嘗止也尊卑之分貴賤之等禮樂文章之制度軌則雖時有顛倒廢墜而其理則未嘗泯也舉而行之作而新之在學校興替何如耳今君之為是役也不勞力於民不費財於官以

已之能而濟有司之所不能其用意亦甚深切矣茍由是而得老成以為之師得俊秀以為之徒日漸而月磨之嘘文燄於寒灰之餘宣教鐸於聾瞶之後則君之有功於斯文豈少哉然吾聞三代之政必先務養民而後可以教民觀孔子之答冉有與孟子之所以告齊梁之君者固自有次第也盖衣食不給則救死不贍雖有教將安施哉故能興學校於斯文廢墜之時者智者之事也薄稅斂於斯民彫瘵之日者仁者之事也教民之政

君旣舉而行之矣養民之務尤當深加之意焉教養兼備則仁智交盡始可以不悖於聖賢之意矣此又吾之不可以不言者也

汪氏永思堂記

永思堂者婺源回嶺汪氏祀先之堂也其規為創建皆出士章毋俞夫人堂既成凡舊嘗供墓之山澤田池其歲租悉入焉先世忌日率子若孫行祭禮於中復入田二百畆收其利每當歲清明節大會族人致祭祭訖分

遺拜掃諸塋之在他遠者以二百畆之利給其費通計有餘則延師以訓族子弟使皆知學選能幹者司簿書稽較出入無妄用焉同族人割己田附堂中至忌日以祀其私親者咸聽堂建於里之古溪士章祖塋在焉夫人懼夫暫而不能久故名其堂曰永思又懼後人之不能皆如己志久而不能守也則思刻文以詔之以命士章士章奉命惟謹來求文予嘗至婺源知汪氏為大族自士章父祖以上世有忠厚以功名起家為當世顯人

今士章謙卑自牧無一毫富貴之習恂恂若儒者為賢子弟而母夫人之所以奉先惠族者又如此其可以無辭今夫中人之家有十金之産者莫不思為祖父享祀無窮之計而鄉里之人見其親戚之子廢學而不教亦莫不為惻然而心動而况世家大族若汪氏者乎然而世降以來風俗日益頹靡雖王公之貴陶朱猗頓之富固有棄其祖而不祀雖親子若孫亦放而不教者而又况於汪氏乎而士章之母夫人高見遠計獨出人意之

表不為目前營聚之謀而深有慮夫先世之廢祀族人之失教於是作堂以祀先推餘利以訓族使後之人世守之夫人之為汪氏計者惓惓如此則夫汪氏之子孫與夫同族之人其可不謹守其法以有忝於其祖父者哉又豈可不增修其規制以傳於無窮而有負於夫人之志哉登斯堂也固將惕焉而思悚焉而懼汪氏祖考墳墓奉祀之責與夫子弟之教訓既任於夫人則夫人之所以懼夫不能久守者我後之人固當相與勉焉以

求無負之者也審如是則斯堂之建為汪氏無窮之計也必矣不然夫人作之於前而其子孫與族之人不能成之於後汪氏之祖考亦何望於後之人哉此事之必不然者也初汪氏世系譜録成於族人松壽刻梓以傳久矣夫人又懼其本支之未詳命士章增修之由是而回嶺之族尊卑昭穆遠近疎戚莫不該盡則其賢益可見矣有夫人為之母而又有士章以為之子克成其志汪氏之興當未艾也予既喜夫人之惓惓於祀先恵族

而復能增修汪氏之譜是皆可書也故為書之且以告夫汪氏之子孫與同族之人使世守之而不廢焉

竹隱記

天之生物也其類異人之於物也其所好異異者其類同者其氣味情性也人與物並生天地間貴賤大小高下有萬不齊而氣味所合情性所宜似亦有同然者故夫慕富貴聲色勢利者必艷麗旖旎之是好而恬静高尚韜遯者必以幽素貞潔者為尚焉此其故蓋可知也

胡思賢筠人也筠固多竹而思賢所居竹尤多繞屋左右前後森立數萬竿思賢日徜徉夷猶賦詩飲酒於其下而搆軒其間題之曰竹隱若將終身樂之而不能去者君之於竹豈所謂氣味情性之同者歟吾聞君以才美蚤見用於時始由筠府掾擢寘江西掌理問典故挺挺為上官所知蔚有聲譽及來治永新椄牘永新政繁賦重君既廉且明日夜勤瘁州之庶務悉以身任之不辭是以政雖繁而理賦雖重而平吏服而民懷雖士君

子亦往往稱誦之夫如是則君之令譽將日起君之事業將日著上之人將日進君之才而用之馳騖乎富貴之場奔走乎風雲之會夫豈暇眄故國之竹而與之為隱哉蓋君子之於物也特取其氣味情性之同而非屑屑焉於一出一處之際以求其必同也今君雖有事功名而其志常在乎竹固未嘗一日忘况夫君之所以能明於察事者以其才洞徹無所私累豈不猶竹之虚其中乎君之所以能剛以決事者以其見義必為無所阿

附豈不猶竹之直其外乎至其廉介之節久而益堅則又與竹之貫四時飽霜雪而不變者同一操也然則君之於竹也其氣味情性既同則一出一處之際固無庸屑屑焉以較其必同也他時高車駟馬以歸舊隱問此君無恙試以予言語之此君亦必以予言為然

永慶樓記

強圉協洽之歲十月辛未吉流江王氏伯衢作樓於居室之東而予適來伯衢遂請予名其樓予之來也泛輕

舟浮江而下清流渾涵汪洋演迤而羣山隨之滙為澄淵映帶洲渚舍舟而陟其上則雲林邃幽竹樹蔥蒨逌然若遊乎閬風之圃每覺情景殊逈間而攜杖屨以出乎其後則溪流潔清沙石可數魚鳥倏忽自來親人而隔溪之山參差磊硊千態萬狀恍然又如行乎山陰道中應接不暇蓋流江據山水之勝而斯樓又盡得流江之勝焉若是可以名子之樓乎曰未也然則子之作斯樓也蓋將玩心乎高明放懷乎幽眇則凡烟雲之變態

風月之清美與夫琴書之娛尊俎之樂皆子之所適也若是而可以名子之樓乎則又曰未也然則吾聞王氏之先多隱德君子子之先大父龍川翁材識兼茂而忠厚過人既嘗建樓於斯而燬於兵燹子之先大夫菊潭翁卓犖儁邁嘗有志興復而造次未遑今子之作斯樓也豈非欲以繼前人之志而無墜其先業也哉若此則可以名子之樓乎伯衢起立拱手曰此則區區之素志也願有以終惠之於是遂請以承慶為名而復語之曰

世道淪夷陵谷易處故家巨室蕩覆離散鮮有能復其先業者豈其志之不及哉亦其材力不逮而致然耳今子之作斯樓也氣志先定而材力充羨隨取隨足又有如川翁為之伯父以相其成則子之所以能成斯樓也豈非累世餘慶之所及哉引而伸之推類而廣之培其本而濬其源則流江之山若增而高水若增而深矣王氏之慶其必復兆於斯樓也夫

橫塘舊隱記

有居永新之橫塘者曰蕭氏蕭氏之子弟有居永新之
城北者曰存吾存吾之居城北自其祖來遷於存吾凡
三世矣田廬竹樹隱映後先宜若無愧於橫塘者宜存
吾之安於是樂於是也而存吾之心則未嘗一日忘橫
塘焉故即其所居之室而以橫塘舊隱扁之夫安土重
遷固人之常情而厭常喜新亦君子所不免蓋嘗觀夫
世之商賈貨利者遠去鄉邑行數十郡縣而得善地焉
以為可以遂其販鬻之私可以濟其貽後之計於是遂

舍其舊而圖其新者此商賈之常情也而世之宦游四方者亦或有之或愛其山川之美或樂其風俗之厚於是遂徘徊顧戀而不能去焉彼其生於鄉長於鄉飲食衣服之資父兄親友之樂舉不出於其鄉而一旦得志於外視之若遺此豈獨無桑梓之情哉誠以計較利害之心為之以為彼勝於此故耳今存吾之居城北三世矣生於是長於是飲食衣服之資父兄親友之樂無一不具於是而獨眷眷焉以橫塘為念焉蓋商賈仕宦之

所以果於去其鄉者利害之私也存吾之所以眷眷於横塘者倫誼之公也悠然之思惻然之感雖歷三世而猶不忘焉存吾之心豈不賢於世族之人哉予家雲陽之下遭亂轉徙於今五年故國故鄉荆榛滿目每一興念輒慟心疾首不能爲懷故因存吾之請爲文以記之而併以託予志焉詩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予於存吾重有感矣

溪南堂記

記曩時買舟赴錢塘沿禾川而下過流江望其雲林幽深茀茀有佳氣意必有瑰瑋之士居之不然則必有隱君子焉舟行有程倏爾徑去常往來於懷其後十餘年始與王君如川邂逅禾川城中握手如舊又其後五六年乃得一來流江時如川作堂新成要予坐堂中且語予曰斯堂也面南而近溪故其名曰溪南予起徙而觀之則是溪之景雖叅差隱見遠近不齊而其趣皆集於斯堂堂之南為池簷溜矗矗入池水中池上喬木二株

下蔽窓户池之南隟地可半畆襍植花草而繚以周垣垣之外至谿皆蒼松勁柏叢桂冬青不凋之木望之蓊然如翠濤千頃層疊高下不可名狀隔溪諸山逶迤蛇蜒而至者如陣雲奔馬羅列溪上水光林影冉冉在几席間此皆斯堂之景之勝宜乎如川之樂之也然予觀流江之景之勝在二水交會故其風氣秘固無所虧泄其水之大者為川川之流夷曠深廣可以達帆檣通遠物貿遷有無以濟世用此士君子有志於當世者之所

樂也是以在昔龍川翁嘗取之以為號而如川亦如之
令乃不以是為足而有取乎谿焉夫谿者幽人處士隠
居求志者之所樂也如川而有取乎是豈其今昔有異
好哉予聞如川當壯盛時負瑰瑋之材跌蕩磊砢自顧
天下之事無難為者故其志所趨向如此迨夫世異而
時殊年至而慮易於是斂其英華削去鋩角簡擲家事
託付子姪唯日召梓匠以復先人之廬作斯堂以為燕
息之所放情乎泉石適意乎魚鳥以與是溪相周旋於

無窮其用意豈苟然哉雖然予又聞如川遭世變時不計貲粟竭力從事以保障其鄉人四方避難來者咸委曲贍給使不致失所其多積陰德類如此古之人有積德者必有報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如川有材而不獲盡用又加之以積德焉則所以遺其後之人者至矣功名富貴將必有在吾又知斯堂之有榮耀也

如川記

廬陵郡城之西南泝溪而上行八九十里有勝處焉曰

流江王君如川世居之羣山蜿蜒騰踔下赴衍迤而衆流交會以達於禾川之水而合流焉深林喬木蓊鬱叢茂比廬而族處者閭巷相望鷄犬之聲相聞藹然有熙皡承平之風而不知世事之有離合也蓋自世變搶攘故家大族往往銷鑠隳廢高門甲第過者悽愴寒烟衰草見者隕涕而今如川所居屹然獨存規模氣象無異疇昔使過而見之者皆歆羨敬慕詠歎而不能已焉此其故果何如哉予嘗與如川相遇於禾川之旅邸一見

而知其俶儻有高義往者羣雄並起諸公爭欲羅致為用而如川自料以為時不可為遂斂襟而退推其餘緒以保障其鄉里十數年間藉如川之扞𢥞以全其生者甚衆由是觀之則如川之所以能屹然而獨存者蓋可知也予又聞友人劉君子琚為予言近年禾川州城被圍士君子之散居城外者與鄉氓之流竄而轉徙者咸趨流江如川視其高下館轂而周給之如是者連日而不厭鄉里惡少或乘間掠奪其財物必追究償盡乃止

禾川之士大夫君子誦如川之德無異辭禾川流徙之氓感如川之恵無異意由是觀之則如川之所以屹然而獨存者又可知也古之人有言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為善與惡之報昭昭明甚而人恒昧之於是以天為可欺以天為不可信肆其所為無復忌憚而不知天之可信而不可欺也今如川當世道傾覆之時而家世無恙難兄難弟懽忻怡愉階庭蘭玉森列左右詩書禮樂之盛賓友尊俎之娱煥乎其有文蔚乎其有容而州

閭鄉黨之民相頼以生相安以樂山中草木與有榮耀此豈人力所可為哉由其樂善不倦本乎天性見義勇為不顧流俗惘然方寸直足以貫通乎神明而對越乎天地是以天之報之如此其厚孰謂天之可欺而不可信乎詩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於今則既見之矣又曰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王氏之福其庸有既乎已而子琚請予記如川故為書之以為為善者勸

薛氏世墳記

薛氏世墳在下蔡之官塘薛氏子貴之所營其先世居襄邑至其父青始樹功國初時為百夫長鎮和州居下蔡遂自卞遷其祖父母葬下蔡之刺廟而其父母則合葬襄邑後淪於河青又從軍雲南歿王事未有以其喪歸者貴始惻然以刺廟墓近淮恐朝夕嚙射不常不可以不改襄邑之淪雲南之歿皆夙夜所痛者不可以無所歸乃地於官塘之南而營焉大其兆域而序以昭穆始曽祖父母則自刺廟而遷者也次葬其祖父母之衣

冠而為昭次葬其父之衣冠而為穆而以母楊氏張氏祔焉貴之子國瑞國用早卒亦祔焉凡棺槨丘封皆如始葬表以石刻䟽以周垣攻築堅深規制完整復置守塚其傍而以垣外地給之嗚呼若貴之用心其可謂深且遠矣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夫孰無愛親之心哉然事有不測而盡吾之心者有不幸若襄邑之淪雲南之歿皆薛氏之不幸者也於不幸之中而有若子貴之用心者焉此又幸之大者死而有知將不恨其無所歸矣

貴之子志道從學江西過予而謁記予謂夫天之報乎人必如其所施其所施者厚則其報也必遠若貴之用心其受報於天者豈有窮哉予固知薛氏之必有後也予觀志道雍容詳雅好學而文然則天之所以報薛氏者其在是歟其在是歟

石屋記

吳為郡皆水也其西去三十里始有山山之得名者曰靈巖曰天平二山磊磊皆石而天平諸石尤奇石之得

名者曰卓筆曰龍門曰照鏡曰飛來其他如熊羆之跑虎豹之嗥犀兕獅象之傾奔怒鬬聳踴而下者千態萬狀不可悉數然皆可玩而樂之不可與久處也唯大小二石屋中虛有容其三面皆羣石相倚若壁而上一石平覆之極大舉手而仰拭之無凹凸頗缺若出斧鋸繩墨之為者其中可坐五六人可棋可觴可以靜煩歊可以遠眺望有棟梁之安而無風雨之虞可得而處也予時與范君昂甫蔣君子中朱君文質同遊石屋中坐而

飲焉予於是舉觴屬昂甫曰予之愛石屋也甚矣然非予之所得而有也有之者其在君乎且予行四方未見有石之奇如是山者是固予之所甚愛也然而吴楚異郡朝莫倏忽他時雖欲再登兹山且不可得况可得而處之乎君幸世居兹山之下得以朝夕遊焉以極其趣則石屋之奇非君其誰有哉予觀世之人竊竊焉勞其心思務華其居室以娱其身以貽其子孫然或未及再傳而棟撓榱腐或廢為瓦礫莽為邱墟徒以增過者之

慨歎孰若茲屋因天而生因地而成無勞爾形而可以佚其身不撓不腐不蹇不傾而可以睹雲烟之變滅閱造化之虧盈者乎於是凡同遊者咸以予言為然遂請以石屋為昂甫號昂甫亦欣然領之且請書予言為記昂甫長予十年而精力過予遠甚登高躡峻率常先予每至石屋則昂甫先坐其中比又予之所甚羨者故併記之

巢居閣記

錢唐之勝在西湖西湖之奇在孤山而山之著聞四方則繇故宋和靖林處士始處士家是山有閣曰巢居考之郡志可見矣人亡代遠閣宇俱廢前提舉余君謙始復其故地而祠事之其後十年祁來謁祠下取徑出祠後履山之巔見其基隆然而方意其若嘗為壇壝者或以語祁曰此巢居之故址也瞻仰今昔緬焉興懐乃謀有以復其舊越明年而始成既成而落之俛而視其下則雲樹四合羣枝紛拏而斯閣也翼然出乎其上真有

若巢之寄乎木末者於是始悵然曰吾乃今知處士之所以名斯閣矣然自洪荒既遠醇風日漓而古人不復可見處士生乎數千百載之下高蹈之風邈焉寡儔仁義之與居道德之是求遠榮名乎朝市守寂寞乎樊邱殆將心古人之心行古人之行矣名閣之意或者其在是乎其在是乎嗟夫古人之與今人世之相後若是其甚遠絶也志之所趍若是其甚乖背也而能因處士之風以知古人之尚使橧巢之俗猶將彷彿乎見之則斯

閣之不可不設也審矣然則祁之所以為是者蓋將以寤寐古人而非徒以事游觀從時好也以為有時好者非予之心也登斯閣者其亦尚知予哉

范文正公書院記

吳郡祀范文正公舊矣自公貴顯時置義田義學以淑其族之人公歿而子孫世守之不廢然而未有專祠也咸淳甲戌郡守潛公說友始請建祠而割田以供祀事公之子孫亦世守之不廢然而未有書院也至正丙戌

郡守吳公秉彛建議請以書院易祠僉憲趙公承禧按

行吳中是其議遂得請於行省行省上之中書中書議

以兹事有關世道且不設教官而以其子孫之居嫡者

世主之於事便乃下從其請公之八世孫文英適主祠

事竭力殫慮改制增擴亦既宏且遠矣祁時佐領浙江

儒學以公事來謁祠下式睹其成衆謂不可以無紀而

祁也幸際其會宜為文辭既不獲則取其家傳而徵之

公之生當宋端拱己丑其殁也以皇祐壬辰至潛公為

守時二百二十年天下郡縣凡公之所至蒙其澤而聞其風者率為公立祠而於吳獨為缺典至吳公為守時又七十年他郡縣且有以祠為書院者矣而於吳尚仍舊規蓋吳為公父母之邦公之父祖墳墓在焉子孫居焉族之人比屋而羣處焉所以表異而褒崇之者宜有加於他郡而反若不及者是宜賢郡守之有請也是宜廟堂之上之從之也昔公以正大之學卓冠羣賢以忠義之氣振厲天下其功之被當時而澤後世者固不可

以徧舉獨舉其切而近者則公於所在開設學校以教育多士至吳郡則以已地建學規制崇廣迨公之子恭獻公復割田以成公之志當是時天下郡縣未嘗置學也而學校之徧天下自公始若其察泰山孫氏於貧窶中使得以究其業延安定胡公入大學為學者師卒之泰山以經術大鳴於時安定之門人才輩出而河南程叔子尤遇賞拔公之造就人才已如此其後橫渠張子以盛氣自負公復折之以儒者名教且授之以中庸

卒之關陜之教與伊洛相表裏盖自六經晦蝕聖人之道不傳為治者不知所尊尚寥寥以至於公而後開學校隆師儒誘掖勸奬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開萬世道統之傳則公之有功名教夫豈少哉夫以公之有功名教如此則後世之宗而祀之為學校以廣之固宜與夫子之道相為無窮盖夫子之道與天地為無窮而公之功則與夫子之道為無窮也此書院之所由立也雖然祠則設矣書院則既立矣凡范氏之子弟與夫四方之

來者宜何如亦曰誦其詩讀其書爲其人之爲而已公之爲夫人之所能爲也以公爲不可爲而不爲者自棄也爲之而弗力者自畫也高山仰止遺貌凛然必有寤寐我公於千百載之上者至正九年歲在己丑二月日記

水竹村記

往年予從賀君龍川視湖上隙地踔踔行草棘間顧謂予曰某可灌某可植予將疏而闢之以佚吾老又指而

示曰某可築某可亭予將構而葺之以時吾憩子姑識之別去凡幾年予復來川上君迎笑謂曰向之所欲為者今皆為矣至則波光蕩空林陰合翠於是水不加深而昔之納汙藏穢者瑩然清矣地不加廣而昔之荒烟野草者翁然茂矣當湖之中為亭亭之兩旁當峙者翼以橋渡橋而西則為堂以當水竹之會納以清幽達以空曠芙蕖菱芡嘉禾善草無不可愛賓從之來或坐而觴或俯而魚琴聲棋韻時聽遠響芳時暇日幽討無算

合而名之曰水竹村取其概也予延覽久之慨然曰君之用意水竹何其至耶世之汩沒勢利者鮮能以陶情適意為事假令有之又往往不得其所方池半畝清風數竿何啻已足又烏能綽綽有餘地哉今君以曠達之懷忘情富貴厭紅塵而依水竹又能得寬閒之所以稱其情若天作而地藏以待君者是真可尚也君方延四方之士以共其樂而予也東西馳騖役役無須臾間何當脫去塵鞅以追逐雲月從君湖上

誠意齋記

禾山之麓逶迤而盤欝者賀氏世居焉賀氏之族大以蕃其人多碻硐英乂獨其温厚典實不為矯激詭異之行而人自信之盖嘗題其燕處之齋曰誠意誠意者大學自修之條目也誠者實也意者心之發也人之為人所以能酬酢萬變者恒存乎心而發乎意意苟實則為善而誠善矣天下之理唯善與惡為善則為君子為惡則為小人世固有知君子之當為而小人之不可為者奈

其念慮之微纖芥之頃一有不實則事雖或善而意已不善君子小人之幾於是而遂分矣世變風移仁義之塗榛塞彼其跳梁乎閭里奮臂而大呼肆行而無忌憚者是固狠狠無足譏也幸其有異乎是而稍知君子之當為者則又不能自克而蔽於自欺往往心為小人而貌為君子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究其所由皆其意有不誠故其行有不至耳其當時事更變人心嶮崎之時而能從容應務挫其鋭而解其紛卒使鄉隣賴之嫺戚

倚之朋友稱之而其曽無一毫矜衒之心斂容而退澹然若不欲為世所知者此其意葢可知也且吾嘗聞之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世之為善而不誠者欲以欺人也欺人者未能欺人而徒以自欺自欺則欺天矣惟君子為能表裏洞然意在是則心在是心在是則天在是君子之所為固求以無愧於天而已古昔聖賢其教人也必以誠誠者所以合外内貫天人而一之者也某日從容乎是齋而思所以名齋之義朝於是焉夕於是

焉動靜食息必於是而不舍然則聖賢可同歸矣豈獨異於今世人哉

雲所堂記

禾川譚行遠世居桃花流水間早年游學四方而母老在堂或不得常在左右故每於狄公白雲之思有感焉於是作堂以奉其母而以雲所額其上高明軒敞不失時制晏溫清涼各有其法美花脩竹交映乎簷楹盃盂几杖並陳乎奥室良辰吉旦率諸孫立堂下奉觴上壽

以次而進慈顔欣悦怡怡愉愉至哉天倫有此真樂於斯時也不知狄公之思於行逺果何如也富貴不足道顧所以適其願者何如耳且予於行逺抑又有感焉予之生與行逺同甲子往年予留京師時四親皆無恙大人先生嘖嘖交口稱譽率不以科第之僥倖為榮而以重慶之在堂為美噫孰知一時之可喜適所以滋今日之感也哉今予祖父母予父皆棄惟母存焉家貧累重又不得奉温凊山川遼邈白雲在天於斯時也不知予

心之思於行遠又何如也天理之所存蓋有千萬人而一心千百載如一日況予之生與行遠同親之在堂者又與行遠同則悠悠之思安得而有畢哉獨行遠能作堂以奉其親而予之敝廬陋隘不足以蔽風雨此其所以愈重予之思也是則行遠固有感於狄公之思而予之思又有感於行遠矣遂書以為記

餘慶堂記

余自髫歲即聞丁氏為綠江著姓繇唐及宋旌其門者

再每歲賓興與薦舉者比比皆丁氏子弟號稱世科由科目至達官名臣累累有焉意其涵濡渟滀非一日之積矣近年出入場屋乃稍識諸彦規模意度心漸能熟之後為安仲記餘慶堂宜也盖餘慶者安仲所居之堂也其季子明徳常從翰林李溪民先生游先生嘉其世有積善故命以令名歲時伏臘安仲率諸子若孫擊鮮釃酒以為母夫人壽綵衣褊襴更進迭起讀書誦詩環列左右不知人間復有何樂可以易比非積善之報能

若是乎夫慶者善之報也善必積而後慶有餘譬之富室巨家其日用之資色色具備隨意所需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者此豈一日之積哉宴夫小人持衣食之費以計朝夕而曰我有餘粟我有餘布噫吾未見其有餘也且聞安仲上世多寬厚長者故其慶之見於今日者如此令安仲非禮不處非義不行其所積又將日厚月深則他日綿綿之慶又自安仲始居斯堂也由斯義也非安仲其誰宜

信州永豐縣修學記

至元戊子乙科進士辜君中初入官即得尹信之永豐縣縣有學始宋熙寧間紹興十六年乃克建廟我元延祐丁巳梁輔為尹式廣其規繼是至者咸視漠如聽自弊腐君既蒞縣事即詣學謁廟下顧瞻大懼弗任乃命覈畆地故籍歸强佃所侵者若干計不足以集事遂與監縣特穆爾布哈主簿友恭謀以禮致鄉之儒士葉性孫而以義動之葉聞君所欲為即召匠鳩工刻日視成

論堂生舍門廡庖湢無不一新者會月朔釋菜畢升堂
序講多士舉觴於君曰奕奕泮宫魯侯之功敢以為公
壽君謝曰未也今禮殿兀兀將壓風雨每至尤以為懼
諸君奚觴我哉性孫從坐隅起拱手對曰公敬教勸學
惠我無私疇敢不竭力以終公功未幾而土植瓦石之
具黝堊丹漆之庸次第畢集倐焉煥焉壯碩完美鄉之
右姓樂相其成仍易置從祀主繚宫墻四百丈增田若
干畆實至正九年己丑歲也於是教諭周南具顛末以

來且謂以三十年之積獘宿腐而一新於朞月之間誠不可以無紀不紀則無以著今功亦將來予行四方見浮屠老子之教盛行於時每營大土木即豪家巨室樂予無筭閭閻小民亦往往竭力資助懽喜不自顧惜輒為之嘆曰甚矣民之無知也滔滔者皆是而誰與易之又嘗列下陳周旋大府間見當時王公貴人為民上者率信奉其教膜拜敬禮布施惴惴恐後則又為之歎曰民之無知也非必皆民之過也或者上之人有以使之

也今辜君明禮讓敦信義以身率民而葉氏聞風承志勇於有為朞月之閒百廢具舉孰謂吾道之難行而人心之易溺哉故上有辜君之政則下有葉氏之民是為感化人心之機是為轉移風俗之本苟從是而廓之使人人知吾道可尊而二氏之言為不足信夫豈非世道所深賴者嗟乎辜君由科目而起使緜科目而皆如辜君則科目可以常盛使令之為郡縣者而皆如辜君則郡縣可以常理學校奚憂不足哉予聞辜君之為政如

此又聞葉氏之好義如此故述之以復於周君遂以為記

雲陽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雲陽集卷八

詳校官檢討臣德　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中書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徐　絑

雲陽集卷八

元 李祁 撰

墓銘表傳

新安節士俞君墓誌銘

俞氏為新安世族其初繇歙篁墩徙婺源之長田原凡三徙不出婺源其後自婺源徙休寧之宏衢坦凡再徙乃居溪西是為溪西俞氏俞氏之先自唐三府君而下世有令人有擢進士科登顯仕者有以武舉得寵秩者又

有以聯姻貴戚領三鎮節度使者其他或以世賞膺爵或以異路入官或豐貲厚産或肥遯高蹈累累具載家乘至節士葢二十有四世矣節士名士英字服膺以大德癸卯正月六日生幼知讀書稍長能為詩賦性謹厚事父母以孝聞處鄉黨宗族鄉黨宗族稱為善良平居終日言不及生産勢利惟務教子習學業事畊稼遇姻戚友朋至則欵曲談笑吟咏至夜不倦家事悉付閫内一不以介於懐至正壬辰四方兵事競起羣盜合黨攻

陷城邑婺源諸縣鄉井遭逢蹂躪蕩覆無遺獨溪西處深阻得不相及者四年男耕女織晏然如承平時至乙未冬十有二月二十有六日蘄黄寇再陷婺源勢且旦暮相及節士攘袂奮臂而起曰事急矣吾可以坐受斃乎於時徽州路府判兼僉浙東帥府事汪同領義兵駐開化節士遂裹糧詣其軍陳賊形勢請亟遣兵來殺賊救鄉里且謀復婺源於是汪帥兵以丙申正月十一日度濟嶺抵婺源之中平遇賊乘勝肆暴横戾不可支遂卷

甲還開化民大失望節士乃率子姪結鄉曲募義勇屯於馬嶺期以杜賊障鄉里十六日賊至馬嶺與賊交戰大捷明日賊復大至凡四戰力不敵衆遂潰節士仍力戰以死時年五十有四以辛丑秋八月葬婺源考川青蓮寺之後葬後又五年其仲子榮來鎮求新乃請予為銘其墓予觀節士當太平全盛時逸居而僻處無所營於世恂恂以善良稱非固他人所可能者及其攘袂奮臂而起志在殺賊竟蹈白刃以死忠憤激烈見義勇為

夫豈小丈夫所能哉況當時之為守為令以涖民者為軍帥以司備禦者為方伯連率以身任藩閫之重者皆受國厚恩宜有以為報而率不能死戰以捍賊至有望風奔潰不能與賊交一鋒者視節士何如哉節士起布衣無一民一社之責特以忠義憤發欲殺賊以保障其鄉里且欲因是以復發源事雖不就而志則可稱吾故謂節士得守一城專一職則必能竭力捍禦無有貳志一有不幸猶當罵賊而死必不肯含糊洪忍以苟其生

而已也節士娶同縣山斗程知縣某之女孫生三男長曰天保仲曰榮季曰華天保華皆謹重能世其業榮尤慷慨達時變以材識見用於時嘗別建青蓮寺於節士之墓左而買田以供祠祀為之銘曰

惟皇降衷若有恒性見義忘軀見危受命嗟嗟節士遭時孔艱邑里震蕩烟塵浩漫其來蜂喧其聚蟻集如狼斯貪如虺斯螫騰山踔空孰窺其蹤侃侃節士挺戈與從扼其要衝據我巇阻率我子弟鄉曲鄰伍戰既大捷

賊疲困休旦復來集亘彌陵卭以我孤贏敵彼羣醜雖有智能莫措其手嗟嗟節士竟捐其軀功雖不足義則有餘古之君子所猶者義成功在天死亦何愧匪爵是謚匪德是銘我作銘詩用昭德馨

故將仕郎江浙財賦府照磨賀君墓誌銘

君諱景文字元忠某世祖憑唐會昌中自越州來為令永新歿葬邑之良坊是為良坊賀氏二世祖泰唐鎮南將軍天祐中討賊戰殺洪之象牙灘贈武翼大夫廟食

墓側宋元祐中九世祖弁自良坊徙龍溪又為龍溪賀氏君父士貴字信翁仕有元同知全州逮延祐中承湖廣省檄進太皇太后經涵至京師召對便殿命典中心閣階奉議君以至大庚戌二月生夙負英聞元統癸酉朝廷用宣聖孫衍聖公薦為太子廟學正孔顔孟子弟悉受業三年有成江南行御史臺以宣聖孫監察御史思立章上于朝乞留廟學教授以父憂去終喪起為餘姚廟山廵檢拜命即就道道險遠至則過期弗克任遂

絶江踰淮北上至京師京師多故人太傅脫脫公亦奇君至正改元朝議以江浙財賦繁重宜慎選清要官理都府事遂奏君照磨先是都府吏非人率並縁水旱為欺事故弗集中政院取旨遣使者來譲且出庫藏胡椒若干鬻於市守藏者坐以盜抵罪君甫治事即白尹以狀付使者曰朝廷黜權奸惠黎元務從寛貸府逋賦可弗貸耶庫椒朽腐鬻不便且中宮不宜與細民爭利願使者以狀聞未幾奉旨悉停罷庫藏吏得不免官淮安

雨雹殺麥七十畝院得狀不報二年冬申命江浙省重臣領府事始舉廢責負遣使往以君偕行君歸白省臣言淮地枕骸蔽野其民宜振恤不宜復徵否則願以歲食稍田一頃代淮民事遂寢三年夏大水松江平江稻盡沒圍田舊穫畢縱水稱灾有司受賕弗詰復為請府檄君佐貳府詰庸田司議其事君遂極言宜亟救災恤民是歲浙民得減田半租秋九月祖母楊氏訃聞以承重棄服歸服闋淮東湖南閩廣之帥咸辟君爭欲致君

幕下君弗從朝廷授真定儒學教授俶裝且行母趙氏
郡主年高不聽去君亦不忍遠離膝下遂築燕春堂奉
母居之十二年堂成而兵起明年夏郡主卒既襄事會
大司徒道童公平章江西以邊事奪情起君檄屬下弗
果行又明年春乃行至廬陵劉江寢疾三日卒君篤學
有善行居父喪致賓客數郡畢至母卒遭亂喪葬祭必
盡誠居鄉好禮讓崇信義又故世家能感動其鄉人歲
嘗大旱鄉人遍禱羣祀弗應君獨走武功山雨三日乃

上君之卒也其族老與其鄉之老相與聚而哭曰自今吾族之有不足於衣食者無復與仰給矣吾鄉之有饑饉疾癘者無復與望周恤矣君之交游士慟而哀相告曰吾儕自今無復有論文賦詩尊俎談讌之樂矣廬陵四方之大夫君子聞君之卒亦莫不咨嗟痛悼惜其才而恨其不遇以死也君娶征東儒學提舉安成周某女生男六人宗聖娶蕭氏江南行臺御史泰登之孫宗良娶曾氏繼張氏梵僧繼伯父龍川後紹興娶岳氏關童

未娶真定夭女三人婉安玊安夭慶安適永豐龍潭曾
洵孫男三人世昌公復武定孫女二人慧真秀瓊以其
明年某月某日歸葬安仁鄉白沙之原宗良承其母命
備君行來請謂予與君交久而情厚請為銘當君任財
賦時予適預江浙貢舉事既出院與君相見慰勞甚懽
方是時君齒力俱壯騎馬導從行通衢出入甚都容貌
辭氣魁岸洒落與上官辨事侃侃無所屈撓一時王公
貴人咸稱美加敬愛予亦謂君當建侯取勛爵食萬鍾

禄不難也卒之與時浮沉以養其親以善其身以保其子孫以全其家人雖位不稱德亦可以少無憾矣遂為銘曰

顒顒乎其容淵淵乎其中望之而不敢慢採之而不可窮德則既有而時不逢祥麟遠跡妖狐横蹤吁嗟乎元忠世之治也行足以達其道世之亂也災弗逮於厥躬此哲人之事而君子之風吁嗟乎元忠於焉不逢於焉令終有子克肖有孫克從式克罔替以張厥宗

故進士將仕郎永豐縣丞吳君墓誌銘

故人吳君莘樂卒之三月其子曰勤曰謹衰絰服持其父之狀拜且言曰先君不幸棄諸孤諸孤無以慰先君之靈於地下念先君平生心事歷履唯先生知之深平安友朋唯先生一人在先生其賜之銘予家湘東際江西江西累科多進士與予同登第者七人與為友朋者十四五人世衰人亡七人中無一存而所與交十四五人唯吳君在亂離白首相看猶得少自慰藉今君復逝

矣惟予獨存予安得不為君銘哉君以至正丁亥領鄉舉明年會試京師登王宗哲榜進士第授永豐丞至官首書於廳事以報本不欺自厲卒之政化大行以秩滿當去民歌之曰我有田疇我旣沽之我有徭役誰其除之丞哉丞哉豈弟父母更我户籍免我荼苦子子孫孫與篳楚辭丞茲去矣如何勿思君旣代還適甲午郡大歉府檄君如贛告糴贛守全公喜君來為君輸二千石以歸民賴以活時四方兵變競起官府事日繁重監郡

中憲丁公舉君攝廬陵政且命鞫死獄活良民六人又

命鞫殺人盜反詞告若主者盜懾服竟坐所犯罪江西

平章司徒道通公辟為掾尋典司會摠國事鞅掌君益

刻苦自任藩省相臣每勞來加禮容如是者凡二年乃

得歸然亦以鄉閭多故遂遯迹廬陵山谷間徜徉賦咏

絶意人事自幼學壯行州閭鄉黨無不稱譽敬愛嘗預

考湖廣江西鄉貢所得多佳士兩省士尤以此敬君君

初為舉子時雖未第子固曰此他日名進士也及既第

歸雖未及為政予又曰此他日良有司也已而驗之果然雖然予嘗稽君登進士第時年已四十有六僅歷一縣一考而世變起後雖為藩省辟舉而世難相仍矣又八年而君逝矣嗚呼使君登第先十年即著效當不啻此使世變後十年即著效亦不啻此而止於此而止於此惜哉君之先為唐直筆史臣後有主永新簿者因家永新宋時科第相望有與荆公王介甫同升者有與眉山二蘇公齊名者自主簿至君為世十有七父文振母李

氏娶龍子二人勤與謹也勤謹俱力學有志業人謂進士中惟君有子女三人長適危次適王適胡皆名族孫男三人書存善存永存君諱師尹字莘樂晚年思還禾水桂江之上故自號桂江以有元癸卯之七月生寢疾於丙午之十月以歿權葬廬陵梅塘去城三十里銘曰

崑山之英渾焉天成圭璋琥璜倮薦是陳惟璋惟璜郊廟所貴含章緼貞德慱而粹嗟嗟君子今而全歸後思者銘懷哉求思

韓希說墓誌銘

昔予解官江東還道經廬陵留居郡城中聞郡守長得賢從事曰韓君希說以文學節槪磊磊出諸人上事必於理不妄取人一錢由是與君共曹局者咸敬憚莫與爭晨抱案升堂論議事可否羣立環拱視守長意所嚮縱悖理亦阿意順附君獨斷斷不可後竟不果行事得無敗由是守長益信任君不疑縣有豐於財者鄉氓以殺人罪誣之有司利其財不厭繫獄十九年君既察知

為檢録前後疑獄條例陳之守長議擬成案未幾憲府
官至閲案大喜取舊卷焚之出其獄由是廬陵之士君
子亦稱譽君無異辭予又聞君博通經史子籍百氏好
校讎古書為文章尤善樂府有集行於世人謂君固優
為儒為吏乃餘事比誠知君者君初繇鄉校得推擇為
吏試求新安成已有可稱許及從事郡府志益堅才益
著而譽亦聞夫廬陵信大郡守長必一時名卿幕府曹
局宜皆得賢者然詢其磊磊有節槪者必曰韓君詢其

有文學才藝者亦必曰韓君然則韓君其果賢於人乎哉至正壬辰君年六十有一當道以福建轉運書吏舉不果行西方兵事競起郡守憲使梁侯提兵開閫大洲辟置君幕府君練達機務多所裨益江西行省第功以便宜版君撫州知事又不果行而時事日益非矣君之先蓋魏國忠獻公裔有仕盱江者因家焉宋末多以儒顯名祖慶源廸功郎父定翁國學上舍君諱夢臣字希説梅雪其别號也生至元辛卯以其年月卒於贛子二

人長曰同次曰誠予至廬陵時固熟知君爲人同亦從
諸生後及予門予嘗奇之嗚呼予既耄老而同方積學
修行以求無愧負於其先人是可尚也已既而來請銘
辭不獲遂爲銘銘曰
古稱刻木期不對捍闔横縱肆奸獪疇能慎終保無悔
韓君高騫邁時輩訊經執律理不悖長裾翩翩自公退
搜抉文章擿瑕纇含宮吐商戛鳴珮海波揚塵晝曀昧
顛倒冠裳揭戈殺君獨逡巡與時晦我銘肖君可讃誄

有欲徵之此為最

胡谷隱墓誌銘

君諱祖舜字善則其先仕南唐金陵由金陵歸宋有仕宋者曰貞知吉州太和縣因家縣之南岡貞生行登慶歷六年第官至朝奉大夫大夫初讀書里之覺堂寺扁其室曰竹林精舍豫章黄太史以詩遺大夫求借書其後誠齋楊文節公嗣書其扁併刻黄太史詩於寺於時有周氏蕭氏俱通顯為大夫故稱十里三大夫之鄉貞

昆弟一居永陽世多聞人大夫之諸孫曰繁其一徙黄
清有曰義者舉宋末進士其一有曰大者徙居義和里
至君曾祖叔俊祖景純皆通經為醇儒父存道博學以
教家有塾學者日負笈踵門至卒業不忍去君自幼即
濯濯羣弟子中比長益習事通敏樂易恂恂與鄉人言
行益修人益愛敬信服里有鬬爭忿辨聞君一言即内
愧不敢盡無情辭里訟為簡事有義當為者不顧貲有
無視凡川澤之阻為輿梁者二為徙杠及他小者非一

里無褰裳焉有道唱者設義將與之始五月至八月止
歲率以為常每歲常蓄粟若干石至歉月不易價發之
里之豪富積庾廪如山欲乘歉利已胡故大家人所嚮
從難與立異遂不敢增一錢人有疾疫恒施以善藥賑
饑恤貧汲汲恐不逮已而紅巾變起太和早禾市抵龍
泉二界民方相扇為亂有司檄下起義兵同受檄者十
七人皆束縮畏難君獨奮曰使亂作家且不保何以財
為遂發貲粟募勇敢給鄉民助有司同守禦鄉邑賴以

不搖歲甲午大饑君發粟視常歲有加且欲廣及貧尤
無食者令每户得粟五斗時官乏軍儲値監州官出視
城外壕見肩負者相屬纍纍問所由亟稱善且知君可
以義感遂使來勸君既入粟千斛又徵楮幣數亦如之
趍令赴急以疾來歸遠近問候相視嗟惋君却醫藥舉
手謝客而逝當宋末時胡氏家業嘗中微至君以勤儉
植立卒復其舊且能致有餘以仁其鄉使鄉人無少長
咸追思之晚年改築近林泉有澗谷意又稱谷隱性素

尚儒喜文士嘗欲營置義田建義學以贍族之子弟遭世變而止然亦頗崇信因果聞福田利益事則為之娶周氏子男四人長子觀早世次泰和寧女一人適周孫男二璉璧生至元甲午十二月二十一日殁至正甲午四月十八日以某月日葬於石牛潭之山岡葬畢君之子三人持撫州路推官陳君學禮狀來請銘予謂君平生好施與使得涖政長民宜得謚若古之貞惠文子者謚既不得則宜有銘吾銘宜不可辭銘曰

嗚呼噫嘻逢時之危仁者日已遠民將疇依煢煢孤嫠
挈挈羸老匪君之仁其孰能保維渴有漿維涉有梁君
子之惠被於一鄉一鄉之仁數世之澤子孫引之有求
無忒

曠作楫墓誌銘

曠氏之先繇安城高洲爲著姓繇高洲徙廬陵宣溪爲
大家家益肥族益繁彯豐碩逮五世而君生君諱某字
某生九歲而孤孤而仰其母以有成激卬周密恨不及

事其父故其事季父也尤謹待姻族閭里賓友戚疏遠邇悉中儀節應世酧務輕重遲疾悉中會重然諾慎可否人莫敢謾侮邑長貳決事亦恒倚君為平居恒喜鋤强梗遇强梗必痛斷其根株然亦時擇可誨語者徐譬以理尋亦悔罪革面不敢更為非鄰邑有猾民習訐告植黨行詐罔無辜為生涯蔓於廬陵君恚曰蟊賊入境矣有不害良殖乎即與為抹撥斥遠令無得留伏我境內其行於鄉類如此閒居繕亭榭蒔花木愉色婉容以

養其母音樂之奉膳羞之品苟力之可為與禮之得為者必備闢齋閣庋書千卷教其子曰惜於書者愚溺於書者迂不愚不迂斯善學矣至正壬辰兵釁起淮漢兗欿薰灼燎於江之南所在竊發里之石門惡少左道惑民怙險嘯聚君厚賞募驍勇躪其穴羣盜攻掠州郡州郡日備禦廩藏空竭君累累相給助又領大府檄糾丁壯數百人援求新餉饋衣甲之費悉出於己事變方殷君方畀輸其忠誠以為國捍屏而遽以疾革終於家予

闈君祖父已上咸相繼為善以至於君藉累世之資據素封之實篤行義以蓋於一鄉遭遇世變方戮力盡瘁天不假年曽不得中壽以没君之不幸世道之不幸也君初娶永新宦族張氏繼曽氏翰林直學士德裕女三娶文氏則信國公孫女也男一人曰懐娶吉水周氏前徽州路判官元定其父也女二人婿楊某王某皆仕族孫男二人君之生以戊申十一月二日其殁也以乙未八月十有一日諸孤權厝於葯溪之原其後一紀為某

年某月日乃謀葬於某所懷深痛其先君之未有紀述恐遂泯墜不傳介鄉貢事王禮狀其行以來請為銘予觀懷謹飭自樹立有文不汩於俗可謂不愚不迂以能服從其先訓者初文信公以狥國入燕繫燕獄於獄中集杜少陵五言為絶句凡百首親書以付其家人其孫女得之以歸於夫家倉猝揭揭避寇珠玉金貝悉委棄不顧獨挈此卷置衣袖中得完懷至今襲藏之使故家文獻庶幾有足徵者是皆可採録也銘曰

豫章上流廬陵西里孰居其中有華孫子於赫元化徹於海邦孰生其時豈樂且康坎坎擊鼓以燕樂母遺子以經不屑以詁田有菑穡我時藝之亦有蟊螣我與除之我逢其殃載娼我勩我力弗支乃唾而棄其生也來其死也歸悠悠白雲矢無愆期

劉快軒先生墓誌銘

快軒先生劉君諱鋝字宗榮其先當後唐天成間有諱況者自金陵徙西昌之珠林自況至君為世十有六為

年四百有竒由詩書科第入仕者三十有七人建炎中有登第與胡忠簡同年者紹興中有與周文忠同年者其歿也二公各為文誌其墓比葢近而尤著有元國初科制未下君幼服家教七歲能立破題隨父入小學嶷嶷與羣兒處羣兒無少長咸敬憚不敢狎侮為欺比弱冠通研諸經因渉獵太史氏諸子百家遂成碩儒延祐科興嘗再就有司試不得則拂衣去曰此不足以成吾志遂絶意不事薦舉營别業於州城東偏奉二親以居

竭意承志務得其懽心父憲翁暮年得痺疾調視藥物或終夜不解帶憲翁歿母郭氏無恙至正間有詔優老凡兩賜束帛壽八十有六以終喪親葬祭一依先正家禮浮圖氏之教悉擯絕不用晚年治一室以居題曰快軒故學者稱為快軒先生壬辰紅巾變起與疾返珠林恒悒悒有憂色竟以是年之閏三月十九日終君平生為學務鞭辟近裏嘗曰為學必務自得自得則其源不窮口耳之得非自得也作省身八箴以授學者曰明善

惡審去取不苟笑不妄語謹若思遵汝止克己私復天理仍作善惡二圖令學者揭以自警善誘啓廸故凡出其門者悉有所造就居恒無疾言遽色雖盛寒暑處暗室必衣服冠而坐坐或至終日至義所當為即力起為之先世祖塋或散漫百里外世代遼遠有莫相覺屬者必訪求得之推念旁從及無嗣者歲祭掃不廢甲午大疫族有孤遠子女三人里豪乘難分占為臧獲君聞之惻然不食即帥其族合金拔之以歸教養婚嫁而後

已嘗客贛鍾氏館人夜失火弗覺君讀書未就寢疾起扣門大呼比火及門館人已盡出全活者百餘口已衣物盡燬不顧也會昌俗尚鬼病者後藥而先祭君嘗卧病久同舍人或請用牲君曰吾偶氣眩初無所見也㧑止之疾亦旋已君既不事薦舉無所用於世而所行類如此嗚呼聖人之道如天淵高深不可窺測茍求其故不越乎人倫日用之常而世之學者率指為卑近於是求之愈高探之愈深而於聖人之道愈不相近是可歎

也已若君者其可謂篤行君子者歟君為經義詩文皆渾厚有中鵲集若干卷書疑義策問對若干卷汲清集若干卷駢儷語若干卷尤篤意先世文翰書牘捃摭考訂成編由唐宋迄今四百餘年之詞章事業族里墳墓粲然可徵題曰先德録通為一卷家傳先代告身勑黄日歷及紹興以來端平成淳官給砧基文簿咸襲藏於家以元貞元年乙未二月生享年五十有八初娶蕭再娶郭子男三人長復生次聖生次保生孫男九人曰鼎

曰解曰恩郎曰䏚曰䏚曰䏚皆卒今存者曰䏚曰平原女四人其葬也凡三遷乃得終厝於仙槎鄉姆坑雙企之原聖生改名楚領至正丙申鄉舉有識行𫝊然不淬於俗痛其親之歿久而未有銘也故來請銘銘曰

人之學汪洋以為博汎而索卒亦不獲不如君之學既偃且約人之行戾契以為名始而驚卒亦不信不如君之行既安且貞噫嘻乎君有諸身久而徵以淑其嗣人

曠質谷墓誌銘

貟谷居士曠君諱某字作成其受姓莫詳所由始曠氏世家南陽趙宋時有通守長沙者曰珏有為零陵令者曰容容之後徙安成宋季時有曰中行者因游廬陵宣谿遂卜遷焉至君之高祖曰某曾祖某字子中祖某字明伯考居敬字簡夫咸隱耀不衒於時妣劉氏君自幼端重稍長知讀書通大義恂恂自持然能自操立不可撼以非義其父喜之曰是子必振吾宗乃悉付以家事君綜理優敏益致衍裕視先疇歲有加居恒出楮幣貸

人月收息百一比他室減凡五之三佃或負租累十餘歲不問至順庚午歲饑有夜登屋而瞰其廩者君呼而語之曰若本良善得無以饑而至此乎其人慚愧謝去明日盡發其廩以濟其鄉人鄉人德君咸稱為長者至正癸巳妖燄方熾赫安成寇千餘人將逼境民恟恟不自安乘障者欲委棄遁去君止之曰公職在廵徼第先之吾請率義勇子弟以從蔑不勝者若一搖足則民無倚賴矣及寇至君亟出粟給丁壯倡以義衆咸奮躍大

呼以進寇遂敗衂君命其從子禎以俘馘二百獻於府且戒之曰郤寇吾所當為慎毋受賞以累吾志禎既至府監郡公尼雅斯拉鼎喜即以功狀上聞擬授爵秩禎具述君意以辭公又大喜曰使吾有義士如曠其數輩吾豈憂紅巾哉明年歲復大饑郡廩失儲下令勸糶君竭其廩得八百石以輸而鄉民告饑無以為賑乃大發帑幣問糴於他境比歸校其直每石增鄉價為錢三百文或請依鄉價以貸君曰若是則民食愈艱矣於是一

無所增民賴以活比秋稔止收元貸之數不求贏焉他如盡歡以娛親隆師以訓子買田以祀先交友待下急人之難罔不曲當方期俟河之清以佚其老而時與志戾病且不起竟以某年某月某日終於家其生也以有元某年某月某日享年幾十有幾娶同郡下派劉氏宋進士桃源丞之後也子一人曰杞清修嗜學有識趣孫男三人曰某某某君平時登里之某山徘徊顧瞻以指畫地顧謂從者曰汝為吾識之吾身後當葬於此歸而

以屬諸杞杞不敢違乃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不敢失分寸焉既葬而杞來求為銘持鄉進士劉棐狀以請方杞之未生也君凜凜為宗祀憂常命方士祠而禱焉既而夢神人謂己曰汝獲祐於天當賜汝子逮逾年而杞生人以為仁厚之報予謂君力足以尚人而欲然未嘗恃其力惠足以及人而泊然未嘗以為惠功足以縻好爵而闇然不自有其功夫如是則君之所以獲祐於天而垂裕於後者不其宜哉銘曰

宣溪之隈有篔谷溪水含珠石含玉連岡參差萬喬木中有書聲動華屋高陵為淵海為陸濟艱拯饑發貲粟遏攘奸宄障鄉曲抗辭達官恥干禄羣居岌然行之獨青邱之墳乃親卜精魄所安神所福後人來升視其躅

李維申墓誌銘

李氏族徧天下自唐迄今稱遠且蕃者必曰西平西平氏族徧天下繇袁徙永新稱蕃且大者必曰浣溪浣溪李氏多聞人在宋慶元間有為興化守者曰文卿有中

咸淳辛未江西混試選補國監上舍者曰天定有領癸酉吉州鄉貢者曰再芝皆表表著名至於今不泯君名岳字維申申如其別字也父喜字淵翁號全心先生母陳氏君生以某年自幼屹立如成人年十二全心辟地鏡湖首延半村毛先生爲之師未半歲而師歿君爲奉柩行百里抵其家夜泊旅舍適盜至戕其舍主人執君而詰其由義而釋之又從鼎夫毛先生庭翠胡先生學皆有成及既冠應務剸劇不亟不徐鄉人稱賴之無異

辭壬寅八月望夕父舉觴娛親會賓友伐鼓飲方酣有邏卒三人斃於盜尸陳於門外有司不能察悉逮捕同飲者十八人窮極捶掠其十七人皆自誣服唯父齧一指瀝血自明然竟下獄君憤父枉越千里徒步白湖南帥寢不行再訴於御史復不得白遂赴金陵行臺白之辭氣慷慨臺公卿咸為君改容竟直父枉以歸已已歲大祲鄉氓掘薇根食且盡君捐粟賑之粟竭割壤易粟飯以濟日不啻千餘人不足則輟家飯繼之至稲熟乃

已庚辰夏鄉有陳生者爲安成富室所誣欲穽以死生
脫走求蔽於人坐匿亡破家者十數富購求益亟生益
困來詣門丐活君納諸館舍有受富金爲來賄者君即
謬曰是貽人累多矣吾豈納之生由是得潛跡往訴於
憲富竟受罪而生竟免君之憤世疾惡見義勇爲類如
此君兄弟凡七人皆同居生齒日繁乃改築於里之萬
石以申如扁其堂雪樓程公記之高簷大厦吏胥不敢
睨其庭尤篤敬文學士每歲必聘明師訓子姪先達麟

洲龍先生營別墅力相其成歲賓興士之貢春官者必壯其行與客飲雖不自勝然勸客必盡醉頹然以為樂暮年尤好古典籍焚香默坐遺棄世慮雖時異事殊諸弟相繼淪逝而老身昂然獨存年八十有五預營葬地以詩自挽有淵明夷曠之風惟以生前求銘為不朽卒之明年其子某持前進士吴君師尹狀來請銘泣且言曰生前求銘吾父志也銘不及存孤之罪也先生倘賜之銘則雖不能遂吾父之志於目前亦可以釋遺憾於

地下矣且孤之先曽大父溪南則雪樓程公題其墓孤之叔祖瑞雲則須溪劉先生銘其墓若大父全心之墓則曼碩揭先生為之銘而篆其額者圭齋歐陽先生也夫如是則先生之為吾父銘宜無忝況吾父生平樂善好施予居鄉為與梁徒杠累累不厭惟不喜老佛二教臨終痛以為戒而獨屬意以求銘先生其毋庸辭予觀吳君之狀其述也詳聞其孤之言其辭也切故為之銘君之子幾人女幾孫男幾孫女幾以某月某日葬於詹

山阿面五龍千秋諸峰浣溪來聚其下為龍骨潭承先志所營地也銘曰

蒼山之阿有陵有坡白雲在天邱墳嵯峨英英若人夙著休聞逢時險屯抗節思奮拔父於犴義聲載揚窮人來歸愁如已傷嫉惡如讎從善如水斥彼異端尚我詩禮遺訓在庭克遵克承人亦有言我銘是徵我銘伊何慰彼泉下刻之堅珉尚告來者

大嚴阡表

盧陵之鄉有王氏其先自安成來安成王氏世為著姓其來盧陵也亦為大家其所由來者遠矣君之大父曰椿桂父曰仁山皆循謹善治產業致豐羡仁山有子三人君其季也君自少知學涉獵羣書尤精於史傳及其壯年有志樹立綜理家事益致衍裕恒推其餘以賑卹其鄉鄰鄉鄰有不給者周之有急難者赴之有爭鬬紛糾不能辦而來告者決之莫不應其所求而去平居好親近賢士大夫禮接賓友以廣其見聞然猶以為未足

於是浮大江踰長淮絶黄河以至於京師日求翰林奎章學士先生之廬而造請焉一時名輩咸折節過君至作為歌詩以為君先華而臨川虞先生獨為扁其所居之堂曰槐所而為之記豫章揭先生復為之申其辭以稱譽之夫以虞揭二公任天下文章之重其詩其文宜若不易以予人者而於君不吝惜若此則君之為人可知及其歸自京師也充然若有所得不復以市利縈其心日徜徉清泉白石間引流種樹樵植花卉客至則

開尊列宴必盡歡乃止作覽翠樓以時登眺築金華壇以栖羽人盖將徘徊乎丘山之阿浮游乎塵埃之外不知世間復有何物可以易吾之樂也不意變起倉卒戎馬驟興所至邑里騷然君獨傾財粟以給餽餉送往勞來卒以無擾四隣咸嘉賴焉人方期藉君以自蔽而君疾遂不可起竟以至正乙未之某月終以次年八月庚申葬平安鄉之大嚴阡君生前至元辛卯享年六十有五初娶李繼劉繼蕭子男四人長曰天鵬次曰天章天

昌天保女五人皆適士族君葬後十有三年其子乃克請於前鄉貢進士王君禮來謂君之行有足稱者願為辭以表其墓予觀君之行有可書者三世之善廢舉多蓄聚者往往不自饜足日夜持牙籌以計贏餘曾不肯費半菽拔一毛以濟人之窮而君能推其餘以賑卹其鄉鄰使鄉鄰有所倚賴此可書者一也人各有所好樂而好樂各不同飾裘馬騁田獵貯妓妾歌舞此皆常情所大願欲苟非力之不足以為則無不為者而君之志

乃獨屬意於翰墨文字之間脩刺執贄於羣公之門得其片辭不啻珠玉觀其所好尚去常情遠甚此可書者二也當君在京師時朝廷急於用人廣開仕路以延攬天下之俊乂或以才或以藝或以貲粟無不可以得官爵者人謂君必將由一途以進取聲名以榮其身而耀其鄉人而君乃漠然無所用其心獨以得翰林羣公詩文為幸充然而歸悠然而處若將終其身而無悔焉此可書者三也夫以一人之身而有三可書焉是可以表

其墓矣予既為之辭俾刻諸石而君之子復置田百畆於阡之近以供祀事吾聞君平昔好延明師以訓迪其子故其子皆賢覲其所為則其賢可知矣是又可表也後之覽者其徵之

故胡君澗月居士墓誌銘

吉之泰和有著姓曰胡氏胡氏自五季時繇長沙來分為三其一居值夏至忠簡公以直節聞天下後世一居南城有名行者策進士第官至朝奉大夫其一居和溪

分徙黄漕有名戔者繇進士為南城丞比其班班最著
者君諱履輝字清翁其派出和溪曾祖必舉字伯俊祖
士茂字國秀宋歸附初以豪俊靖邑里人稱為古潤先
生父元永字東隱有世徳君初生時其祖夢月墮掌中
故乳名月比長明敏練達遇事張弛合宜蚤自樹立用
能張大其家聲人謂東隱君為不死居常念東隱君僅
中壽弗克盡養事祖母劉尤竭其力母蕭氏先卒奉繼
母陳如實出已季弟履寧陳氏出也遊京師且久以君

能左右奉養是以無離憂陳氏年踰九衮承國恩賜雙帛君率昆弟子姪升堂奉觴為壽懽忻怡愉焜煌後先人謂君能為子能為兄君胸次和易開朗不為崖岸險絕而人自信之恒以片言解紛難里有官掌巡徼每有事必咨君以是無敗事所居郭家渡橋先世所建君常慮弗治以病涉者且以為前人羞故恒謹察視務葺理使弗壞其他若佛祠道宇亦種種為祀先計中歲以生齒日蕃爰卜築溪東以居闢南齋延師訓子仍取誠齋

楊文節公福榮堂記煥章閣學士艮齋謝公儒林精舍記及祖若父墓文諸碑刻列置於庭復緝文信公須溪劉太史諸先輩與先世往復詞翰並刻諸梓晩別號澗月因以名堂示不忘乃祖夢兆也一時館閣名公卿咸為辭稱道之又作退舍於居側揭趙文敏蓬窩二字於上日暢情琴書古畫將以樂其餘年而時殊事異有足悲者遂屬其子弟語之曰治亂相乘繇三代以下則然方今承平百年泰運既極履霜堅冰其無可憂者乎吾

氏之居此土忠厚傳世殆非一日達而在上立乎人之
本朝則當抗言極論以忠簡公為法窮而在下遭逢亂
離則當保障鄉曲以古澗公為法况吾里當義山遂水
之衝㝠頑之民斬木揭竿者相繼鄉黨姻族祖宗墳墓
之託其容可後乎散儲蓄聚丁壯絕奸惡滋蔓為官府
藩維正今日事汝曹其勉之殆君之殁而世道之變皆
如君言獨賴君之令子佩服遺訓屹然為鄉閭所倚重
故人之思君言至今君娶樂氏宋進士行之四世孫也

子男四人長志檝以軍功授廵檢次志安繼兄履坦後次志道志德繼弟履常履寧後女二人長適劉次適岳孫男三人子瑛子璘子瑀君生至元乙未二月九日歿以至正丁酉四月八日葬所居後兊山卯向前鄉貢士廣東帥府照磨王禮狀君行以來請銘且謂君不得禄仕以行其志而攄其才以是為慊予知王君信士言不誣故取其狀悉書而銘之銘曰

士之生不幸不逢時有欝其澤曾不得一施人皆以為

戚而已獨不疑嗟哉乎君人孰與疵孝友之行無間乎兄弟憂世之語如見乎著龜嗟哉乎天胡不憖遺胡俾後人而勞遠思我思若人播爲銘詩我詩我銘允公匪私

故江母趙氏墓誌銘

元統三年歲在乙亥余行義山禾水間詢舊族姓氏聞江君名安老以事母至孝著州里詳其先則世家會稽因官游永新遂居邑西之清塘上世祖櫺仕宋以消遥

歿九江事聞於朝追贈武翼大夫廟食焉予方考其世系先後遠近以實所聞既而安老執其母趙氏郡主行實以請曰孤不幸生三月而先君卒先大父文溪公尚無恙越二年大父即世時際革命兵戈滿野同緦功者且陷阱不可測吾母保抱顧復嘗以頃刻離膝下為憂孤時尚稚未識其意也迨長每事必教必戒常曰存心宜厚無獲罪於天處世宜謙毋獲罪於人汝家繁衍盛大久矣今汝父惟汝一脉亂離鞠汝艱苦汝其念之孤

自是日夕奉承惟謹卒以不墜先業惟吾母是賴令吾母已矣而淑行閟焉未述兹非罪歟幸鄉進士丈君桂發既狀其行願先生嘉而惠之銘以示不朽予按文進士狀郡主諱嗣英其先宋趙氏太祖兄弟五人魏悼王其第四弟也悼王十子第三子頴川郡王傳九世其知吉州生永新通判某生某提宫娶鎦氏實生郡主歸於江為晉軒公配公受宋恩誥稱郡駙馬生三十二而卒有元至元戊寅也為之銘曰

憶昔大野紛羣龍戈鋋森森莽伏戎疇能奮興完厥宗況復母也氏之窮孤嫠有子方倥侗啓迪教養由乃衷一寸之忱天可通引水沃枑剳連筒鞠躬盡瘁懋乃功揚厥祖考聲颯颯中年怡愉明且聦既富而壽以令終官山歸然熒水東勒石作字踰堅玒於昭後代將彌隆

汪氏節婦傳

夫人姓俞氏世為新安婺源人主簿竒翁孫女也嫁同邑汪惟德汪新安大族唐越國公華之後傳二十六世

至元十一年仕元至饒府治中元十一年生良屋仕財賦都揔管揔管之子拜布哈官提舉西京六盤山惟德其嫡子也性謹厚事其親孝遇宗族鄉黨以禮讀書學問日進祖卒未幾母方氏病執喪毀瘠又躬進母湯藥侍起卧晝夜不解帶寐父卒尤哀瘠踰禮求葬地不避風雨寒暑因得疾居喪時夫人皆執禮無須臾怠一族咸嗟異以為能盡婦道不可及更相勸語以夫人為法惟德疾夫人禱於神未已復號泣盟於天請身代割股肉助藥味

如是百計終不愈始任醫胡體仁不効繼進江東凱少
差强宗人力主體仁東凱技禁不用致困惟德終夫人
曰吾不得為人矣尚圖苟生乎哉痛踊將絶母弟俞思
恭力救蘇時夫人年三十三子女三人皆幼夫人誓自
守鞠育孱稚理家業未嘗廢中外百口無間言常曰我
未亡人耳所以活者念諸孤幼失撫則死者不瞑目地
下痛惟德死由醫胡體仁令家僮王兆代聞官獄具强
宗人又營救免益恨恨二子少長延胡叔與為師繼延

王元度朝夕專訓導自列規於學舍使誦讀如法始莫祖祖母舅姑四喪於龍山頭及古溪壬辰兵起家燬貲畜散於兵挈家人竄匿閬山顛邑既復官中徵斂毛起民不能皆應命夫人謂子照曰家不存天也汝有前人遺禄可陪勉之勿以吾為慮庶幾成立汝去左右吾無所復憾汝無成立朝夕左右吾憾也乃因州守檗景淵舉上之省授佐浙東帥府幕事尋奉檄徵兵屬郡便道迎夫人養於衢州之開化明年衢陷夫人由間道歸

婺源曉庄後更歸閬山子照構隱居有水石林壑之美奉養於中汪氏世有贍塋田及地産合三百餘畝世變夫人慮他子孫不能久守無以供祠祭將備價買入已户歳輸賦而租入不以私已更割田二百畝益之作永思堂擇堪任使者掌守司春秋祠祭事經費外有餘以延師訓族皆有成法子二人長即照次赫女適俞德堅贅曰予嘗佐守婺源知汪氏為詳又見其邑人咸稱夫人節行因以考其為人則汪氏之先潴夫人李夫人皆早

年守節自誓實若相師承而夫人尤表著宜亟上聞以旌節義興教化州長貳職當為而予失不舉媿負矣予照讀書親賢士大夫不苟為人如夫人志夫人嘗召照等語之曰吾蚤寡居涉憂患能自樹立以有今日吾慕古人累世同居義汝兄弟幸成人不許分異同爨而食同將息出處毋聽婦人言同姓中懷姦意來惑者必拒勿信隳倫誼敗家聲非吾望汝兄弟意也世守吾言無易照等承順不違夫人為後世子孫計慮切切遠大如

此真不可及哉

左氏節婦傳

節婦姓龍氏宋貢士揆道之孫梅溪長者某之女年十九歸於左為左幼白妻幼白習舉子業著書積文鄉先輩麟洲先生見而語之曰昔人為賦飄飄有凌雲氣今子亦然故友朋又以凌雲稱之倜儻有志畧既再試於有司不利乃以父承事翁蔭三轉而為江西行省廣濟庫使至元丁丑廣寇竊發朝廷命江西左丞督三省軍

征之許自擇僚屬以從由是得選司賞賚金帛朝夕盡瘁卒於軍龍氏時年二十九聞訃即剪髮自誓勺水不入口三日出資財託親黨隣里踰嶺往迎柩比返凡九十餘日去家十里即徒跣號痛親挽舟以前觀者咸為感動奉安哭奠五年不離几席州司備其事以白於府若憲憲府廉其能次第升聞朝廷朝廷循舊典以年未五十命且寢州守貳亟欲舉龍氏節以勵風化擬取宋節婦譚氏祠於學宫而以龍氏生配議者乂謂不敢先

事朝廷事又寢當其居喪時嘗折海榴一枝插瓶中寘几上旬日視之則根枿萌達勃然有生意家人為移植於庭遂日長茂適隣婦寡感慕即效節不嫁一時名公卿士咸為嗟嘆賦詠翰林承旨歐陽公復為榴萱二字以表異焉龍氏素勤儉守禮法初為左氏婦時以不及事姑為大恨春秋相其夫祭先必盡禮承事翁官游客京師居家日少每歸則必躬爨以養朝夕若不及遭亂迎其父母隨豐約養之睦隣篤姻設義方以教宗族子

弟急人之患而周其乏子二人長曰善次曰詠皆力學以紹其家善岀續伯氏後鄉貢士王子讓為予言其事頗詳贊曰

左氏為永新世族其先繇宋天聖擢科為殿中侍御史其後躋顯仕者累累相屬有岀使金國終淮西提刑者凛凛風節可尚有以景陵尉權知復州者死節三世廟食岳陽左氏行義之著久矣今又得龍氏為婦而左氏之門行義益著或者謂曩時國家清明崇尚風化而龍

氏以年未及不獲蒙褒卹之典及年應褒卹而世變作矣以此為龍氏卹然人之所以能守節仗義者非必有所為而為之蓋以出於天理民彝之不能以自已者當龍氏誓死不嫁時豈知以褒卹之典為已榮哉天下有道則清議在朝廷天下無道則清議在士君子龍氏固可無憾龍氏有子與孫可以奉宗祀行年六十飲食起處無恙天之福龍氏固自有權量哉

劉綸劉琚傳

劉綸字子綸琚字子琚同父母昆弟也世為永新人能早自樹立不苟同於人見義勇為無所囬撓至正壬辰兵禍起淮甸蔓延江西山數狂悖之氓牽相誘脅為羣盜綸琚合志恊力出貲粟募勇敢喻以逆順且悉驅其家蒼頭與相雜伍給衣食備器械分屯要害以狀白府府檄綸同知本州事屯大沙琚以廬陵尹屯西江時承平既久民不識兵革安成寇數千猝至州城城中守備單弱綸聞之亟領精鋭五百馳赴州寇時已突入城西

門望見綸旗幟兵仗精彩耀目即自駭亂城中兵遂競起殺寇逐北積尸如山衆志乃定城由是得全大沙當衆新通衢一弗靖即上下阻絶鄉泯周繼老首為亂綸擒戮之屢殺獲以遏姦暴卒使水陸疏達無壅西江據安成廬陵之會尤慮奔突小烏坑温同一黨九人謀有其主湯德新産業盡室殺之惟餘孫一人曰恭者被創而逃訴於州州虞有變不為理恭乃泣走詣琚琚拔刀斫案大言明事會方來而奴殺其主此逆賊也其可縱

乎即捕獲梏其渠以獻於府梟諸市戮其八人者裂而
磔諸境上是時惡黨之羣聚者方視此為伸縮且將相
顧而起及聞九人者盡死遂惕息不敢動里中帖然明
年峒寇破永新城惡黨復乘勢騷動小烏坑蕭祖一怙
亂首殺傷左茂一刼其財琚復捕戮揭其尸以徇境内
復寧歲甲午大饑民之有貲者橐金珠易斗粟不可得
貧者立就死琚悉發其廪以濟一無所惜雖妻孥交誚
不顧也大府檄分府官至境上捕賊募得賊者有賞羣

山民龍惠真五人方治麥壠上邏卒忽捽縛赴府府既
予賞即命戮五人者琚憫其無罪亟詣府抗辭辨之五
人者遂得釋是時琚方以殺賊活民為已事既而江西
失守諸郡縣次第陷沒度勢不可為乃悉散其衆令人
自為謀綸從居廬陵琚歸上麓山中督畊織以供衣食
絶口不預言時事而時事日益非惡黨益盤結生計謀
盡劏其主家以自便又綸琚領事時疾惡已甚大者誅
殺小者責怒搒箠羣不逞之徒蓄恩惴慄而不得肆日

夜思泄其憤乙巳春有李罕者屠其主龍廷吾家遠近相扇競起家僕蕭興糾結羣黨尅以正月七日黎明圍上麓未合琚聞後嶺警鐘聲覺有異即攬衣提所佩刀潛出綸時與俱在上麓遂得相繼遁去既涉江欲奔州城有艤舟於岸者不知何許人一見即載之而上蕭興等五十人退至江江水淺及膝蕭等攝衣而前將及舟水忽湧起没胸洶欻幾仆遂顛頓而返及岸跪致辭舉手謝而去舟遂上萬泉灘寇復以兩舟來追遇小舟自

上流而下語之曰彼登岸矣爾復何追乃相視錯愕解
散綸琚至州城琚語綸曰吾兄弟得幸免吾妻子必不
免矣未幾而二子來上稱綸一子一弟婦被害餘皆得
脫走小沙初羣冦謀圍上麓約山上舉紅旗為號旗三
颭地則畢力合圍至期天忽大霧昏塞咫尺不可辨由
是舉室皆得脫免人故謂此天助非人力也及冦追近
舟止丈餘水忽大湧人又謂此天助非人力不然則危
亦甚矣綸琚既得免日夜切齒以復讎為事乃訴於當

時之據有權位者殲尹姓十二人復訴於征討之帥殲蕭姓二十五人又訴於守禦之帥殲劉姓六人又訴於州之牧殲李罕與其黨八人皆渠惡也猶遺造謀手殺肆毒之尤酷者曰劉驢仔逃匿他境凡一年捕不獲綸琚方痛恨一旦忽自詣按察分司誣綸琚收受銀貨等物分司官下其事於州辨於庭驗詞屈竟坐以殺人罪下獄死於是向之惡黨盡矣予觀茲事始末若無一而非天者夫圍合而霧興追近而水湧當是時人皆以為

天助是則固然向使駝詭跡潛影遠自竄伏雖設重購未易得也駝未得則綸琚復讎之志終不得以盡遂而猶未免有餘憾焉今而自投於官以就顯戮此豈人謀所可及哉故予以謂駝之自投而就戮者亦天也天之所以用意若此者所以成綸琚復讎之志也復讎之志古今之通誼也喪亂十五六年之間冠履顛倒以小人而害君子以奴隸而害主翁者滔滔皆是而天獨用意於此者以復讎之事非綸琚不能也他人不能而綸琚

獨能之其必有以異乎尋常者矣

雲陽集卷八